

21

世纪世界文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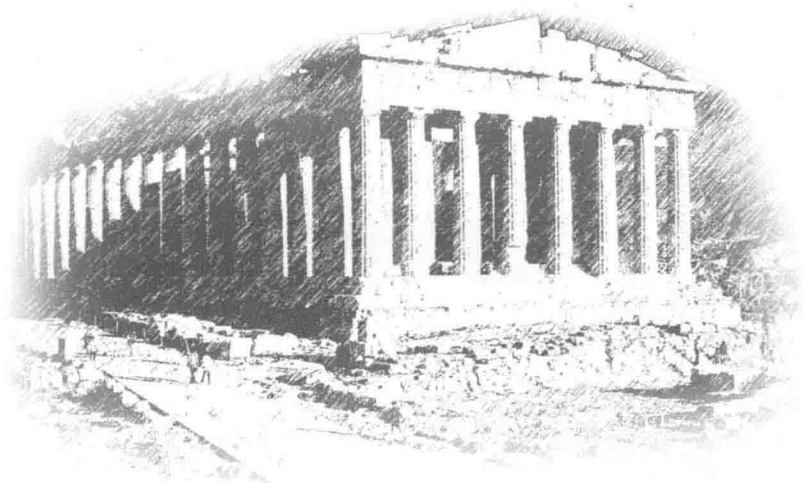
新视野与新观念

◎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编 刘婷 主编

21世纪世界文学的新视野与新观念

21 SHIJI SHIJIWENXUE DE XINSHIYE YU XINGUANNIAN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编

刘婷 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世界文学的新视野与新观念/刘婷主编.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92-7355-6

I. ①2… II. ①刘…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研究—21 世纪 IV. ①I 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0350 号

书 名 21 世纪世界文学的新视野与新观念
作 者 刘 婷 主 编
出 版 者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经 销 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三联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南昌市学院路石泉工业园区 电话:0791-88308398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ISBN 978-7-5392-7355-6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4-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 暨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聂珍钊

亲爱的各位同行、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在南昌大学顺利召开了，这是中国外国文学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外国文学学术研究发展历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时刻，我们为此感到无比高兴。

这次年会在南昌召开，具有重要意义。南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象征着中国两千年文化积淀和艺术传统的滕王阁，是南方现存的唯一一座皇家建筑，就坐落在南昌市区的赣江东岸。1400年前，唐初才子王勃写下《滕王阁序》，文以阁名，阁以文传，历经千余年而盛誉不衰。序中名句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人杰地灵”，都是传诵千秋的不朽名句。外国文学学会年会在拥有这种璀璨文化的古城召开，就显得更有文化底蕴，更有学术意义。

这次年会由南昌大学主办。我们一进入南昌大学的校园，就被校园的美丽吸引住了。南昌大学不仅有田园般的美丽校园，更是有一批潜心治学的教师以及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莘莘学子。南昌大学的校训是“格物致新、厚德泽人”，表明的是获取知识、追求真理、修身养性和教书育人的大学理念。因此，外国文学学会的年会在南昌大学召开，也有同样的学术理想和学术追求。

借外国文学学会今天开幕之机，我想讲几点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谈谈学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版了一大批学术成果，但在充分评估我们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足，如在学术研究中食洋不化，缺少自我立场，盲目模仿，生搬硬套，缺乏自己的思想，不能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批判借鉴，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被介绍引入中国，形成了我国文学批评的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我国文学批评存在着严重的西化倾向，在文学批评方法及话语权方面缺少我们的参与和原创，在现有文学批评方法与理论的成果中很少有我们自己的创新和贡献。如今一些打着文

化批评、美学批评、哲学批评等旗号的批评,往往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存联系,存在着理论自恋、命题自恋、术语自恋的严重倾向。

这种批评不重视文学作品即文本的阅读、阐释、分析、理解,而只注重批评家自己对某个文化命题的求证,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在这些批评中,文学作品被肢解了,用时髦的话说,被解构了、被消解了,变成了用来建构批评者自己文化思想或某种理论体系或阐释某个理论术语的片断。在有些人眼里,文学批评似乎是没有真理的自我诠释的批评。

对于学界出现的这种隐忧,陈众议会长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有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生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的确如此。当西方出现一种新的思潮,或者一个新的术语,往往就成为我们模仿的目标。看看我们的研究,有多少讨论狂欢的论文?有多少以跨文化、多元为标题的文章论著。当富有个性化的学术研究成为一种口号或模式的时候,学术研究就遭遇到危机。

陈众议会长还深刻地描述了学界乱象,他说:“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也是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模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

会长所说,都是切中时弊的精辟之语。的确如此,在后现代语境中,经典文学首当其冲,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传统认知、伦理价值和审美取向被颠覆,人性和兽性的区别被模糊。“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对于这种危害,我们不能不保持一份清醒。我们应该端正学风,追求真理,坚持文学研究是对文学的研究,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批评。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目的繁荣文学,不是毁灭文学。我们需要培养良好的学风,坚持学术道德,严守学术规范,批判借鉴,敢于创新,这才是繁荣中华学术的根本。

第二,谈谈中国学者的学术立场。

中国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不能没有自己的学术立场,不能没有自己的观点,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不能只充当西方学者的传声筒、应声虫。学术研究贵在自我创新,不能只是嚼别人的剩饭。

毋庸置疑,自西学东渐以来,我国从西学中获益甚多。我们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其动力就是来自西方的学术。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文学思想与文学潮流,全方位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我们甚至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运用的文学批评方法,几乎都是西方的批评方法。在文学界,我们甚至很难找出几个人物,可以同西方的学术大师相提并论。

在中国,倒成了西方大师的云集之地。德里达、赛义德、福柯等西方的思想家们,成了我们研究的对象,成了我们的思想源泉。在西方学术面前,我们似乎永远只是一个虚心学习的

小学生,表现得无比恭谦,小心翼翼,生怕做得不够好。正如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那样,我们似乎无法摆脱西方学术的桎梏,一心阐释西方的学术思想,而没有想到我们如何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长众议先生说得好,这说是要坚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的研究立场。我们关于西方的学术研究,需要学习、分辨、选择和借鉴的方针,坚持洋为中用。自古代希腊以来直至当下,西方学术大师辈出,影响深远。可以说,20世纪以来对中国产生了最大影响的是西方的学术思想。一直到现在,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改变。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学术思想时,坚持中国的立场就显得异常重要。即使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能不坚持中国立场,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坚持中国的立场同样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文学以及文学理论与批评,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但是我们看到一种倾向,这就是对西方理论的囫圇吞枣,生吞活剥,对其中的糟粕不给以剔除,而是全盘照收。在这种研究中,贴牌式、标签式的倾向仍然存在。例如在一些研究论文中,看不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只有大量的西方文献的引用。如果去除了这些引用,几乎不能剩下什么了。这种倾向在一些学位论文尤其是硕士论文中表现尤为明显。严格说来,这种表面上看似规范的文献引用,同样有可能构成抄袭剽窃的嫌疑,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第三,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上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交往越来越多,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不能脱离国际学术的环境而独立存在,中国学者已经不可能脱离国际学术平台而独自发展。我们的每一项研究,都同国际学术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必然要走国际化的道路。

中国学术国际化的目的就是要融入到国际学术中去,通过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学习、借鉴和发展自己。在当前的国际化进程中,可以说无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不能拒绝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中国需要学术的国际化,借此推动和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西方也同样需要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借此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因此,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不仅仅是针对我们中国学者而言的。但是对中国而言,国际化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同西方的学术研究国际化相比,中国学术研究国际化的问题可能更突出更迫切一些。

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途径是多样的。西方有西方的道路,有西方的选择。例如,西方借助传教士的中国之旅,把西方的科学与学术带来中国。可以说,19世纪末期大量西方文学翻译介绍到中国,就是学术国际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中国学者留学西洋,这为中国学术的国际化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中国学术研究国际化的最大特征是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国际学术中去,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学术研究中去,在国际学术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这些学者作为中国的学术代表,借助国际学术期刊,借助西方权威出版社,借助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用自己的学术在影响着世界人,为中国学者争得了荣誉,是中国学术国际化的榜样。我相信,这种榜样会越来越多。

中国学者通过出席国际学术会议、通过参与国际间学术问题的研究、通过双向交流与访



问,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没有出国访学或者以不同方式建立起国际间的学术联系。再加上各种国际性学术组织的成立,国际学术期刊的发展,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国际化的进程之中。这种国际间的交往所带来的直接益处,就是对西方学术信息的获取,在学术研究上同西方研究的同步。以前我们的研究同西方相比往往是滞后的,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基本得到改观。无论是中国的学者或是西方的学者,同时,研究最前沿的课题并不少见,在某些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可能走在前头。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尽管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道路仍然还是艰巨的,但只要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

第四,谈谈本次年会。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在南昌大学召开,南昌大学的校级和院级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黎皓智教授、刘婷院长、黄耀华书记和其他许多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为这次大会做了精心准备。

这次大会将以本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为重点,分八个子议题展开。这次会议的研讨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如对外国文学主流和多样性的分析,对国别文学的宏观描述,对批评理论与批评思潮的研究,对文学翻译、出版发行、影响与接受等的探讨。在这些议题中,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重视,因此,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对文学经典的新诠释与解读,是所有议题中的重点。对文学作品的强调,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追求的学术目标。所谓外国文学研究,就是指的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对文学理论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是为了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研究。

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就是强调学术研究的学风。外国文学研究就是对外国文学的批评,因此,我们要坚持文学批评必须是对文学的批评,坚持文学批评必须批评文学。现在有些打着研究文学旗号的消遣文学、戏说大话文学,解构文学经典,其结果消解了文学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没有了,其结果必然是文学的消失导致文学批评家的自我消失。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研究和批评文学,我们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文学研究必须是对文学的研究。

本次会议的子议题设计全面,可以为与会的所有人提供讨论的话题,而且还留有拓展的空间。我相信,所有与会者将充分利用外国文学学会这个学术平台,在会上自由地讨论学术,交流思想,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我借此机会,代表学会会长陈众议先生,代表其他几位副会长和秘书长,向南昌大学、外语学院、所有为筹备这次会议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向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代表表示欢迎和感谢。在此祝每一位代表身体健康,在会议期间愉快交流,既收获学术,也收获友谊。

谢谢大家!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 暨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资深学者、南昌大学教授 黎皓智

尊敬的各位同仁：

我受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的委托，在我们的年会即将结束之际，致闭幕词。在近两年的筹备工作中，我们对本届年会一直是怀着紧张的耽念和忐忑的期待心情，如今它即将落下帷幕，我们对年会的成功举办，内心充满喜悦之情。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

截至开幕式的当天傍晚为止，报到与会的正式代表共有 178 人，代表全国 89 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and 出版单位，收到论文提要 190 份。有的代表因事不能莅会，特地预先寄来了论文全稿。从 5 月 8—10 日，三天会期，除开、闭幕式以外，先后召开了 3 场大会，共 22 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主题报告；召开了 10 场小会，近百位学者在分会场所作了主题报告。南昌地区许多高校文学学院的师生，闻讯前来旁听大会学术报告。

会议期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召开了 2013 年南昌理事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领导，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诸位副会长，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领导以及到会的理事，约 30 余人。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刘婷教授向理事会汇报了本届年会的筹备工作、议题的确立、组织构想等相关问题。理事会赞许刘院长的汇报，并对南昌大学周到热情的筹备和组织接待工作表示感谢。然后，吴晓都秘书长向理事会作了学会 2012 年度的工作小结，汇报了民政部对本学会的检查情况。他希望我们继续保持“优秀学会”的称号，再创学会工作新的辉煌。与此同时，出席会议的理事们就本学会的组成机制和活动规则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参考全国其他类别的学会组织，对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会的组织原则、规模 and 任务，是否需要设立常务理事，理事或常务理事的产生程序和职责，是否实行会员制等问题，各抒己见，建言献策。因为这些动议涉及学会章程的修改，学会秘书处表示以后将组织专题研究。

这次年会开得非常成功，收益良多。与会的专家学者体现了老中青相结合，并且以中青年学者为骨干和中坚。他们具有创新意识的学术探索，对 21 世纪外国文学若干国别文学的发展作了宏观描述，梳理和总结了本世纪以来外国文学学术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新观念、新理论、新潮流、新体系，对许多传统文学经典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解读。他们给本届年会带来的精品成果，基础扎实，观念前沿，论述严谨，学风务实，体现了先进的文学理念、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明确的学术导向。

珍钊教授的开幕词,提出了学风、中国学者的学术立场、学术研究国际化这三个关涉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今后如何深入发展的关键话题,对此他一一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还转达了陈众议会长对本届年会的期许,为我们年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科学的引领和思想的凝聚。

综观年会的全过程,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年会的议题前沿,视野广阔,覆盖面广,宏观描述与微观揭示相得益彰。议题紧扣当前外国文学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八个子议题的设计庞而不杂,乱而有序,全方位地涵盖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国别语种、理论范畴、作品解读、翻译出版、流传接受等众多领域,既符合文学作品研究是文学研究之根本的原义,又可以为研究方向不同的所有代表提供话题,并且留有一定的拓展空间,从而使年会成为展开学术研讨、交流、借鉴的平台。本届年会的议题有一个明显的辩证内核:既要使文学现象的宏观描述建立在诠释文本的基础之上,又要把文本解读置于广阔的人文社科观照之下,即所谓宏通与专精相结合,才能窥文学之奥而达造化之极。文学研究也是一种思想博弈,我们应该具备大战略思维。

第二,学术探索性强,创新意识鲜明,敢于挑战权威,新见迭出。无论是大会场还是分会场,所有的学术报告都很精彩,视野通达,思想深刻。或对新世纪文学作宏观描述,或就某个理论命题作深层解析;或对已成定论的权威观点提出挑战,或就文学作品的翻译、流传和接受进行条分缕析的清理。有对话交流,有诘问答疑,有臧否辩驳,有思想碰撞。比如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关于“叙事的双重动力”的命题,对西方叙事学延续久远的单一叙事进程提出了质疑,论证了情节发展背后的叙事“隐性进程”。清华大学王宁教授针对美国文论家卡勒关于“后理论时代”的描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后理论时代”的概念和内涵作出了全新的解释。社科院外文所郭宏安荣誉学部委员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源泉,探索到又一种解释。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野,质疑了“文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提出了“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文学本质论。上海大学朱振武教授主张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来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批评和评论体系,以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获取话语权是文学探索的基本目的,但文学观念的创新总是在突破了旧有的话语垄断之后。无论是玫瑰花还是紫罗兰,其芳香都能给赏花者带来新鲜感受。外国文学研究这个大花园,期特留驻百花盛开的春天。

第三,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和延伸,关注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许多新课题、新领域和新范畴。比如,社科院外文所余英时研究员对当代法国文学的宏观扫描,侯玮红研究员关于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新趋势的思考,伊犁师范学院贺元秀教授对中亚五国文学的阐发,中国矿业大学李永彩教授对非洲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的探讨,江西师范大学陶水平教授关于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与近期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及其对我国当代文论研究的启迪价值的论述,南京师范大学张杰教授对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的流传、接受及其变形的研究,都很能扩展人们的研究兴趣。北京大学李毓榛教授对“去经典化”以后的苏联文学,又重构了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表现了相当的理论胆识。对文学研究题材或体裁的选择也好,对文学史的评价也好,都在流动和变化中实现。文学经典是动态的。文学研究的对象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社会历史的变迁、人学观念的更新、艺术趣味的掣肘,都会参与到文学经典的形成之中。

第四,探讨了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关注了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与流传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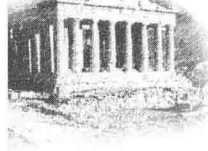
问题。我们讲文学，总会不知不觉地涉及语言问题；我们讲文学的交流与承传，也离不开编辑出版的话题。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都是彼此系连，交互映发的。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所以，我们这个年会也把文学、翻译、出版这三枝花嫁接在一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对我说：“我们很关注这个会，带着调研任务而来。”辽宁师范大学马卫红教授对当前俄国诗坛的沉思，处处涉及多元文化语境下对诗歌翻译文本的理解与移植。四川外国语学院胡安江教授的研究，碰触到“求同”还是“存异”这个敏感的跨文化传播命题，他从翻译层面论述了处理好两者关系的文化意义。

第五，年会的问题意识强烈，许多学术论题关注到当前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面临的困境。比如有的研究内容贫乏且流俗，研究方法重形式轻实质，符号与话语挤压着人文关怀，研究的结论离文学越来越远，离社会越来越远，离人生越来越远；学术研究日益身陷主题自恋、话语自恋、理论自恋，失去了大众的关切和投入，致使外国文学研究不断走向孤独化、功利化；文学批评存在严重西化的倾向，迷恋于自我诠释，缺乏探索真理的精神与理论创新的意愿，变成了追随国际学术变化的风向标；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却任凭跨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人的社会性，在普世主义旗下推行西方各种末流意识形态，为各种社会乱象提供了虚拟的精神面具的庇护。西方种种不健康的文化价值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华丽现身并进行着连续鼓噪式的表演，遮蔽了人们的视线并导致文化引领的错位。于是，不少代表发出了虔诚的诉求和抗争的呐喊，期待清明的文化观念横空出世。当前的学术对人的现实关怀到底体现何在？什么是可以信奉之道？什么于人的生存有益于社会的发展有利？大家呼吁澄清目前学术研究中的这些盲点，使外国文学与文学研究再度引起社会的关切和读者的青睐。

会议的特征还可以继续列举，比如会议形式多种多样，会内会外密切结合，等等。俄语专业的24位代表还特地自发组织了一场论坛，就当前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对象、现状、问题与期望进行交流。令人感慨的是，他们是在全天早、中、晚三场学术报告会之后自愿增加的深夜专场，至次日凌晨。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许多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前来旁听会议的学术交流，会后在自己的社团网站和QQ群，也就年会的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无怪乎我们学会的秘书长吴晓都研究员感慨道：“这是我主管学会工作以来，受学界同仁关注度最高、社会反响最大的一次年会。”

“千里搭长篷，没有不散的宴席。”年会是要落幕的，但学术探索无止境，思想的盛宴会无限地操办下去。会议结束时，习惯于列举成绩；如果意识到学术探索永远是一个过程，我们就会感到任重而道远。对21世纪世界文学的现实和未来文学的思考，一定要密切联系对文学历史的正确认识和总结。现实及未来是历史的延伸，欲把握好现实及未来的文学发展方向，没有对文学史的正确认识和总结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只有对文学史和文学谱系有所了解，才能窥见我们现时的研究成果在文学史和文学谱系中的地位。在了解前人的基础上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正所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21世纪只是刚刚拉开序幕，这个世纪是伴随着人类的巨大进步降临的。人类的共同利益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与之相伴的是矛盾冲突也必将更加尖锐。我们的文学研究必须从



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和认知方式出发,在发展自己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与外来文学做深刻的交流与和谐的沟通。正如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所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愿我们这次年会每一位代表的研究成果,都如同村前小溪的奔腾,奔向未来,奔向 21 世纪的远大前程!

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他们向本届年会或赠送了图书,或贡献了捐款。

感谢大会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

最后,祝各位代表在今后的教学、科研、翻译、编辑工作中,再创辉煌!

谢谢大家!

目 录

Contents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聂珍钊/1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黎皓智/5

前沿论坛 >>>

叙事的双重动力:情节发展后面的“隐性进程”	申 丹/1
也谈“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态势及走向	王 宁/7
我为什么翻译《基督教真谛》	郭宏安/15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黎皓智/22
广义叙述者的“人格—框架二象”	赵毅衡/38

宏观反思 >>>

英美文学经典与帝国意识反思	马 涛 江宁康/48
法语文学,平静之中见新意	余中先/57
当代俄罗斯戏剧流派的演变	王丽丹 李瑞莲/65
解构经典和民族文化记忆: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诗歌的发展及其特征	马卫红/74
21 世纪中亚文学研究扫描	贺元秀 焦景丹 陈 璐/82

理论新释 >>>

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及其文论价值	陶水平/88
超越后现代主义	苏永旭/105
海德格尔后期诗学的技术批判与正义诉求	周 丹/108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整体研究的有关问题	李毓榛/115
苏联先锋派艺术的天鹅绝唱	张 冰/119
西方自传批评史述与反思	梁庆标/127
论纳博科夫狂欢化对照艺术手法的运用	霍甜甜/135
焦菊隐的“心象说”再评价	何辉斌/139

经典重读 >>>

聆听《唐璜》中女性的社会处境:被物化的他者	李盛茂/147
回归与寻觅	管弦/155
论易卜生对德国文化的接触与吸收	李银波 苏晖/161
茨威格小说的西方犹太人意识	王升/167
21 世纪的西方菲茨杰拉德研究	王安 程锡麟/171
民族文化心态批判倾向的开创者	汪介之/179
玛斯洛娃:男权社会中被性化的身体	王永奇/185
生与死的轮回:存在主义视阈下的《毁灭》	王丽欣/191
塔·托尔斯泰雅短篇小说创作的主基调	吴萍/198
著文颂学问 语疏意弥真	刘亚丁/205
Borders and Transnational Love: A Double Reading of Cormac McCarthy's Border Trilogy	项歆妮/213
宁静的风景与暗涌的激流	吴瑾琿/229
试论赛珍珠的中西文化共融观	黄剑 卢春华/233
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作品中的病态叙事模式	李前/238
《浮现》中生态危机的根源探析	刘晶晶 郑丹/243
人性的明镜 神性的使者	安帅/246
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反思	李砚芳/252
“消费大教堂”:《智血》之消费文化透视	肖明文/254
无法言说的言说	刘霞/262
体育游戏的世界:一方神奇的绿洲	王敏/268

传播与接受 >>>

21 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曾艳兵/272
О переводах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России на рубеже 20—21 веков	温健/279
俄苏文学与中国哈萨克族近现代文学	祁晓冰/284
体育院校《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及对策	方永兰/288

论点集萃	吴晓都等/294
------------	----------

主编寄语	刘婷/314
------------	--------

叙事的双重动力:情节发展后面的“隐性进程”

北京大学 申 丹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叙事研究者对叙事进程产生了兴趣,进入新世纪以来,叙事进程成了一个更加热门的话题。当前,西方叙事文学界对叙事进程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文评家彼得·布鲁克斯出版了颇具影响的《阅读情节》一书^①,为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叙事进程的探索作了重要铺垫。这本书是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种回应。布鲁克斯认为叙事学的分析模式揭示了在传统批评中被忽略的结构关系,给人以较大启迪。但是,叙事学的分析模式过于静态,不利于分析情节运动。他借鉴精神分析的方法,将叙事视为阅读过程中,文本“内部能量、张力、冲动、抗拒和愿望”构成的动态系统^②,着力于探讨连接叙事头尾和推动中部前行的力量。80年代末,美国修辞性叙事批评家詹姆斯·费伦出版了《阅读人物、阅读情节》一书^③,与布鲁克斯类似,他将叙事视为一种进程,但没有沿着精神分析的轨道走,而是借鉴叙事学关于故事内容和话语表达的区分,将叙事进程的基础界定为故事情节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以及表达情节的话语层次的“紧张因素”。费伦在1996、2005和2007又出版了3部独立撰写的专著^④和一系列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叙事进程。由于费伦是近20年来西方叙事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他对叙事进程的探讨引发了不少学者的跟进。以色列的叙事研究也很出色。以色列叙事理论家梅尔·斯滕伯格近20年来聚焦于叙事进程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长篇论文,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世纪之交,美国叙事学家布赖恩·理查森主编了《叙事动力:论时间、情节、结局和框架》一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英国叙事文体学家迈克尔·图伦在2009年出版的《短篇

① Peter 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New York: Knopf, 1984.

② 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 p. xiv.

③ James Phelan, *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 Character, 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④ James Phelan, *Narrative as Rhetoric*,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periencing Fiction*,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小说的叙事进程》一书中,采用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对叙事进程展开探讨,分析作品的文字选择如何在阅读过程中引起读者的悬念或让读者感到意外,如何制造神秘感或紧张气氛等。^①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叙事进程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他们的研究丰富和加深了对虚构叙事的探讨,使我们更好地看到文本的运作方式,更好地理解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

然而,正如布鲁克斯的《阅读情结》的英文书名“Reading for the Plot”中的定冠词“the”和“plot”所显示的,迄今为止,在研究整个文本的叙事运动时,关注对象是以情节中不稳定因素为根基的单一叙事进程。^②这延续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叙事批评传统。

然而,我在研究中发现,在不少叙事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进程,一个是情节运动,也就是批评家们迄今所关注的对象;另一个则隐蔽在情节发展后面,与情节进程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义上与情节发展形成一种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我把这种隐蔽的叙事进程称为“隐性进程”。这种隐性进程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情节本身的深层意义,而是与情节平行的一股叙事暗流。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举一个例子,即曼斯菲尔德的《苍蝇》:

《苍蝇》的情节发展可以概括为:退了休也中过风的伍迪菲尔德先生每周二去一趟老板的办公室,拜访这位老朋友。这次,他告诉老板他女儿到比利时给阵亡的儿子上坟时,看到了近处老板阵亡儿子的坟。伍先生走后,老板回忆起儿子的一生和失去儿子的痛苦。他看到一只苍蝇掉到了墨水壶里,挣扎着想爬出来。老板用笔把苍蝇挑出来。当苍蝇正想飞走时,老板改变了主意,反复往苍蝇身上滴墨水,直到苍蝇死去。老板突然感到极为不幸和害怕,也忘了自己刚才在想什么。这一情节发展围绕战争、死亡、悲伤、无助、记忆、施害/受害、苍蝇的象征意义等展开。在这一情节进程的后面,存在一个隐性进程,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

《苍蝇》的隐性进程:在叙事的开头,看上去对情节发展无关紧要的文本成分交互作用,暗暗聚焦于对老板虚荣心的讽刺。随着隐性叙事进程的推进,老板中了风的老朋友、整修一新的办公室、女人、老员工、老板的儿子和苍蝇都暗暗成了讽刺老板虚荣自傲的工具,构成一股贯穿全文的道德讽刺暗流。我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详细探讨《苍蝇》中隐性进程的论文^③,因为时间关系,在此无法详谈。

纽约和伦敦的 Routledge 出版社即将出版我专门探讨英美经典作品情节发展后面的隐性叙事进程的书^④,美国 Duke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期刊 *Poetics Today* (《今日诗学》)也刚刚发表了 my 的论文,主标题就是“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情节

① Michael Toolan, *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the Short Story*,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9.

② 诚然,在对文本的局部加以考察时,批评家们时常会关注看上去偏离主要情节的文本成分。

③ 申丹《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以〈苍蝇〉中的“隐性进程”为例》,载《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④ Dan Shen (申丹),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New York: Routledge, forthcoming December 2013.

发展后面的隐性进程)^①。我以前关注的是作品的潜文本,在出版《叙事、文体与潜文本》一书后,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考察叙事的双重动力,结合读者反应,探讨情节发展后面的隐形叙事进程。

可能有人要问:这种隐性的叙事进程跟通常所关注的文本的深层意义究竟有何区别呢?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不妨通过与现有的批评关注相比较,来说明“隐性进程”的独特性。首先,我们来看看“隐性进程”与 A. K. 莫蒂默所说的表层故事之下的“第二故事”(second story)^②之间的区别。表面上看,莫蒂默所说的“第二故事”与我所说的“隐性进程”十分相似,因为根据莫蒂默的定义,“第二故事”是暗示主题意义的一股叙事暗流,只有看到了这股暗流,才能达到对作品较为全面和正确的理解。而实际上,“第二故事”与“隐性进程”具有本质不同。莫蒂默为“第二故事”所举的主要实例来自莫泊桑的《11号房间》。在作品的结尾,阿芒东法官的太太与情人的私通被一位警官发现。这位警官放走了他们,但他“并不谨慎”。次月,阿芒东法官被派往它处高就,并有了新的住所。读者会感到困惑不解:为何阿芒东会被提升?阿芒东本人并不明就里。莫蒂默认为“只有第二故事才能提供正确的答案”。在作品的叙事运动中,第二故事藏在警官的“不谨慎”和阿芒东的提职和乔迁之间:警官告诉了阿芒东的上司阿太太的婚外情,而上司据此占了阿太太的便宜,欲火旺盛的阿太太让这位上司心满意足,作为对她的奖赏,上司提拔了阿芒东。读者必须推导出第二故事才能理解此处的情节发展——理解太太私情的暴露与丈夫升迁之间的关联。莫蒂默提到的其他的“第二故事”也是叙述者没有讲述的一个“秘密”,读者需要推导出这个秘密来获取完整的情节发展。这种“第二故事”与“隐性进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区别。首先,第二故事位于情节中的某个局部位置,而隐性进程则是从头到尾持续展开的叙事运动。其次,构成第二故事的婚外情、谋杀、乱伦等事件是情节发展本身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隐性进程则是与情节并行的另一个叙事运动,在主题意义上往往与情节发展形成对照关系,甚或颠覆关系。再次,第二故事是情节中缺失的一环,读者会感受到这种缺失,从而积极地加以寻找。与此相对照,隐性进程是显性情节后面的一股叙事暗流,不影响对情节发展的理解,因此,读者阅读时往往容易忽略。此外,作为“秘密”的“第二故事”一旦被揭示出来,就显得索然无味了,而追踪发现“隐性进程”的过程则伴随着审美愉悦感的逐步增强和主题思考的不断深入。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玛丽·罗尔伯杰所提出来的另外一种深层意义。在《霍桑与现代短篇小说》一书中^③,罗尔伯杰区分了“简单叙事”(simple narrative)与“短篇小说”(short story),前者的“所有兴趣都处于表层”,“无深度可以挖掘”(106),缺乏象征意义。而后者则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罗尔伯杰给出的一个实例就是曼斯菲尔德的《苍蝇》,其情节发展富有象征意义,苍蝇是“故事中所有人物的象征”(71)。表面上看,罗尔伯杰所探讨的这种深层意义跟“隐性进程”十分相似,因为这种深层意义不仅丰富了文本的主题表达,而且也使读者的反

① Dan Shen,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 Katherine Mansfield's 'The Fly'." *Poetics Today* 34 (2013): 147-76.

② Armine Kotin Mortimer, "Second Stories," in Susan Lohafer and Jo Ellyn Clarey (eds.), *Short Story Theory at a Crossroad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76 - 298.

③ Mary Rohrberger, *Hawthorne and the Modern Short Story*, The Hague: Mouton, 1966.



应更加复杂。但实际上,这种深层意义跟隐性进程相去甚远,因为它涉及的是情节本身究竟是否具有象征意义。而隐性进程则是与情节并行的一种叙事运动。就曼斯菲尔德的《苍蝇》而言,我所说的隐性进程是情节后面的一股叙事暗流,它围绕老板的虚荣自傲持续展开道德反讽,与情节的象征意义无关。罗尔伯杰也探讨了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她认为这一作品属于简单叙事,其情节成分均围绕谋杀和最后的恐怖效果展开,无暗含意义,因此缺乏价值(120 - 21)。与此相对照,我认为这个作品很有价值,因为在情节背后,有一个围绕主人公的虚伪和自我谴责展开的隐性进程,构成贯穿全文的微妙戏剧性反讽,因为时间关系,我无法在此展开讨论。

让我们再看看“隐性进程”与 K. A. 马什所说的“隐匿情节”(submerged plot)有何区别。在美国《叙事》期刊 2009 年第 1 期,马什发表了《不可叙述的母亲快感与〈劝导〉的隐匿情节》一文,提出了“隐匿情节”这一概念。她认为奥斯丁的《劝导》中有一个表面情节,围绕女主人公安妮与温特沃思的最后重新走到一起展开,另外还有一个隐匿情节,围绕安妮对母亲快感的追寻展开。表面上看,“隐匿情节”与“隐性进程”十分相似,因为涉及的都是表面情节背后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叙事运动,而实际上两者有较大差别。首先,“隐匿情节”涉及的是像安妮的母亲性快感这种“不可叙述的事”(the unnarratable),而“隐性进程”则不然。其次,“隐匿情节”为情节发展本身提供解释,构成人物在情节中行动的一种动因。由于《劝导》中对于安妮的母亲着墨不多,以往的批评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母亲的经历对安妮与温特沃思爱情故事的影响。正如马什所强调的,只有把握了安妮与其母亲经历之间的关联,才能较全面地理解她与温特沃思爱情故事的发展。我所说的隐性进程有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都在更大的程度上独立于情节发展。一种以《苍蝇》为代表,其情节聚焦于战争、死亡、悲伤、无助、记忆、施害/受害、苍蝇的象征意义等,而其隐性进程则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围绕对老板个人虚荣自傲的反讽展开。在主题意义上,这一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相互独立,基本不交叉,但两者又互为补充,共同为表达作品的主题意义做出贡献。坡的《泄密的心》也属于这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隐性进程对情节发展构成一种颠覆关系,有的是在一定程度上颠覆,如《启示》的显性情节围绕女主人公的个人性格弱点展开,而其隐性进程则围绕父权制社会对女主人公性格的扭曲展开;有的则是完全颠覆,如肖邦《黛西蕾的婴孩》,其显性情节是反种族主义的,而其隐性进程则是一股种族主义的暗流,与显性情节的种族立场完全对立。

无论是属于补充性质还是颠覆性质,小说中的隐性进程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反讽性。刚才提到的《苍蝇》《泄密的心》《启示》中的隐形进程都具有反讽性,反讽是隐性进程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那么隐性进程的反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反讽又有何区别呢?我们知道,通常的反讽有两种基本类型:“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言语反讽”涉及词语的表面意思和说话者意在表达的意思之间的不协调(如在雾霾天说“今天空气真好”);“情景反讽”则涉及行为预想的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不协调(如以豪言壮语出征,结果一败涂地)。还有一